

天章正宗

卷
共貳拾本



文章正宗復刻卷第十三

議論

張敞論霍氏

本傳敞為山陽太守。入之。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有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云。云。時地節三年。○漢書下同。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

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他了日蝕。晝冥宵光。地
 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恠。不可勝記。皆陰
 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胡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
 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
 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
 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
 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
 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
 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
 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

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
 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
 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
 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措哉。惟陛
 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微也。按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
是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敞之計。而不行也。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

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象世蒙漢厚恩。身為宗

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云云。時

陽朔二年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

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闔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克盈幄內。魚鱗左右。太將軍乘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王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一家皆王氏諱。坐僭擅誅滅。故爲而不言。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秦

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

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向之意。謂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後元延中。星李東井。向又上奏。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頌宗室。議刺王氏。及在

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爲九卿。輒每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年而王氏代漢。

梅福論王氏書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

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上書云。時永始三年。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高祖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昂。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

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

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及山陽亡徒蘇令子鄭躬等反是也。之群。躡藉各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

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囹。以爲漢馭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

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此一節議論不醇。不可以爲法。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鸞音綠。鸞也。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問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

為諱。按陽朔元年。王章下獄死。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

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

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

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

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

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

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

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

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

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

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

今君命犯而至。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

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

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

鐵官鑄鉄。如星飛上。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

去權臣用事之象。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

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

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

故權臣易世則危。按魯三家。晉六卿。漢曹氏。魏司馬氏。皆秉權。至於再世之後。遂以篡國。蓋

孰成而附者。衆故也。書曰。毋若火始庸庸。按今書。作燄燄。執陵

福之言。信有旨哉。

於君權隆於王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上遂不納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

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按成帝初即位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正月封舅王崇為安成侯商根立逢時關內侯未幾有黃霧四塞之變諫大夫楊與等以為陰盛陽微之氣而歸咎於太后諸弟無功而侯時王氏之權未盛故雖傾邪如楊與猶能誦言之其後用事既久名儒如杜欽谷永大臣如張禹不惟不敢言且陰附而為之說矣考其始末惟劉向以同姓之卿懇懇言之至于三四而近臣如王章至數鳳之罪觸死而不顧向與章固賢然皆職分所當言也福遠方一尉耳乃亦昌言之無所忌至莽專政又能超然遠逝以全其身高風峻節千載而下猶使人與敬其視欽永張禹輩真蜷蚖羹壤爾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師丹論封拜丁傅書

哀帝即位為左將軍領尚書事遂為大司馬封高樂侯徙

為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儲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

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云云綏和二年未改元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也比類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後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取讀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至德指謂哀帝

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類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劉輔諫立趙皇后

本傳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爲襄贛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

才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爲列侯。輔上書云。云時永始元年。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疇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廼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而道皆共知之。朝

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繫按庭秘獄。後事見論救中。按劉輔以諫官論立后。御史收縛輔。之失。正其所職。然腐木卑人之語。毋乃太直乎。此不可。以為法。

王嘉論董賢封事

武帝建平中為丞相。哀帝初立。因奏封事云云。時侍中董賢愛幸。封高安侯。嘉。封建平四年。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

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

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費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先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克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榜。答擊也。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同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

興鼎。緣綿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其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噐噐。成奏御。遷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諱。群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

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丞相御史蓋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云云

王嘉再論董賢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

遺詔詔丞相御史蓋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
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
增田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
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
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
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
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
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慙
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

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
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
為可許天子見相等皆以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
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王警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
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
深沉譚頗知雅文風經明行簡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
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
蓋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詰尚書責問嘉免冠謝罪
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
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罔罔上不
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
嘉生嘉坐薦相相等微薄以應迷罔罔上不道恐不可以
示天下遂可允等奏先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
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
議郎議衛尉尉雲等五十人以為為如先等言可許議郎龔
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
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
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
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
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各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

下御坐則起。疾病祝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惡雖著。大臣括髮闕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王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寬相踵以爲故。專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王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不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須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願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史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

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按嘉以直言忤旨。得譴。然猶下羣臣公卿議其罪。此漢世良法。然觀當時所議。惟襲勝謂薦相等罪微。不應迷國之法。然終不敢明其忠。况他人乎。自嘉死後。廷臣喑啞。無復敢開口論事者。遂成新莽之篡。悲夫。

鮑宣論丁傅董賢書

宣少文多實。時帝祖母傅太。后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師丹。大司馬。傅喜等。執正議。矢傳太后。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諫云云。

時建平四年。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口飲

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者艾魁。口賄壘音反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尙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步浪反依也。公受取不已。三

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遮。六亡也。逝古列字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

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

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尙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

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宜喑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各儒優容之。

鮑宣論董賢書

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云云。時元壽元年。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微拜

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

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按此言於哀帝亦忠。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千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翬翬之思。退入三泉。死云所恨。
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宜。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以上論女寵佞倖。

賈誼論積貯

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誼說上云云。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筦與管同。管子。管子之書也。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夫不耕或受之

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

必屈。屈盡也。

古之治天下。至域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

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本。農業也。末。工

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衆。殘謂傷害也。

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

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泛。音方。勇反。泛。覆也。莫

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靡。散也。天下財產

何得不蹙。蹙。傾竭也。音厥。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

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歲

惡不入。請賣爵子。賣爵。爵。又賣子也。既聞耳矣。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

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不上不驚者。阡。危欲墜之意。世之有饑穰。天

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早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餓其骨。也。齧。齧。齧。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疑。讀曰擬。擬。借也。謂與天子相比擬。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毆。亦驅字。著。直畧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

富安。何乃不爲。而常不足廩廩。若此。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天下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

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
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
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
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
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之走
下四方亡擇也走音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
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
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

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
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故明君貴五
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
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
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
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
息又私自逸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
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
改當其有者半買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
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

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音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物也。音

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

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

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

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縞。謂白者也。此商人所以

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

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

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

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

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

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音雪。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

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

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

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

匹者。復卒三人。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車騎者。天下武備

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

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

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

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

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後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耕。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

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役。繇費並興。而民去本。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經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變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顛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賦而官吏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

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其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

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

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

贍不足各田古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

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不得專殺奴婢也薄賦歛省

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

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

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

勸農桑師以節儉民始克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

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喪民貲數鉅萬而貧

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

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

先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各田國中列侯
在長安公主各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各田皆毋過三
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
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没人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
也詔書且頒後遂寢不行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孝昭始元六年正月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

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

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

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

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宏

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

文獻通考卷之三 議論

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

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

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
市。則萬物並取。貨物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
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
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
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尙匣而藏之。况人
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
其利。異時鹽鐵未罷。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
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
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
成黨。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

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
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置。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
諸侯納管鑿。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
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
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
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
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闕邴也。大夫曰。
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
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
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兼并之路也。古

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卽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

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

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鑿之假。及比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廄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

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方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鑿。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

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若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桡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

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

子孫服輓輪。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比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徃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聞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

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徃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

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贏。止作鋤耜。用約而財
饒。本脩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
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
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
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江克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
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
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
覺焉。廼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
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
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

凌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
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糲飯肉食。無
而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塋。塋死殫家。遣女滿車。
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耻而少廉。刑
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
若輔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
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
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
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
間彫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

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駮載輜輶。夫一馬
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
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
素綈錦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
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
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
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
秋脩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
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儺像。古者德行求福。故
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

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黃枹。擊木拊石。以盡
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
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
板。聖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斷。今富者繡嗇題湊。中
者梓棺。梗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
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
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
庶人之墳。半似。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
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
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

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朱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

當耕耨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其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史伯。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

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弼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尙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取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輪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墮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廄。婦舍。

無養士之禮。而尙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史曰。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耻。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鍼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彙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己。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通。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

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政。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置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彰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

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縶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皙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闡而不著。百姓躓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鋤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鋤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

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閘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已。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罟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

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不給民用。鹽鐵賈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糲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軌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

於是遂罷議。

桓寬曰。余觀鹽鐵之議。異哉。吾所聞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傑並進。四方

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陳其詞。問閭焉侃侃焉。雖不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不行。悲夫。公卿知任

武可以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悖斌斌然斯可謂宏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義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秦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畧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古始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大夫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算也○此篇取盛鐵論

貢禹論算鑄錢及贖罪之弊

禹爲御史大夫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時初元五年

禹以爲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

露中野。不避寒暑。掉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

豪稅。豪禾科也。鄉部私求。不可勝其。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故

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

賣田。與人而更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

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

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而井勿得

販賣。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租

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又

言諸離官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

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

高宜免為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

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

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

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

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

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

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

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

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

文章正統後刻

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
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爲左職。操持也。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
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充
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
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
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動日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
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
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
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

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
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得免官。不止免官而已。則爭
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
下之君。微孔子之言。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
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
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決欲
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也。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
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
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

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
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
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
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

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其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按禹此篇。大抵經史氏刪削。非復本文。其云又言又欲。恐非一時一脈所陳。今蓋采其議論。非專以文詞也。他放此。以上論食貨。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嚴助傳。武帝時。閩越復興。兵擊南越。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興發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時建元元年。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

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
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奴協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
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
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張揖曰。劓。古剪字。不可以冠帶之國
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非讀曰豫。非
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
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甸服。王治王田。
以供祭。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侯。衛侯。侯服。侯者。斥侯也。為王者斥侯。侯衛賓服。師古曰。又在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蠻夸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者。要。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絕遠。去來無常。言以文德要來之。

也。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邵曰。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一卒之

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夸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鬻。鬻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鬻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鬻。質也。一說云。鬻。就婦家爲贅。賢。賴。陛下德澤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輪而踰領。服虔曰。輿音橋。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挖舟而入水。師古曰。挖。曳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夏月暑時。嘔泄

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會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
 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
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
 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
 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
 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
 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
 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
 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懷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

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
 早閉晏開。晷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
 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
 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
 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
 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積食糧。
 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
 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不能
 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

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餽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師古曰。畜。謂畜養之耳。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

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姓屠名。睢也。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火。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

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夸。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夸。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雅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斯興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

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漢兵踰領

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論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
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論淮南云云。於是王謝曰。雖
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
不忍加誅。使者臨詔。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

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時建

元元

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
率不過數歲。卽復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
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烏
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上
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勢必

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
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犇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
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
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
單于待命加媵。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
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
聞全代之時。代未分之時也。全代爲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疆
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尙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
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
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輪。以爲

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己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鞍。若營也。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廣武。縣常谿。鴈門谿各。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

禮。三王不相沿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轎車相望。轎。小棺也。從軍死者。以轎送。致其喪。載轎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此仁人之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不。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

疾風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弁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羹燜。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發猶徵召也。言威聲

之盛。比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爲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取喻。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意者有他繆巧。令其虜獲也。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

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言易
 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
 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
 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
 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
 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
 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
 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
 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空塞。將十萬
 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
 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
 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
 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
 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王擊。輜重於是。單于入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
 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止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
 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
 可得利。會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入衆不敵。祇取辱。
 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二萬人。於
 是下恢。廷尉廷尉坐恢。逗撓。當斬。

右西漢諸臣論諫之辭



通志卷之四

通志卷之四